



佳作

作品

鴿鳴籠

得獎者 黃昱嘉

黃昱嘉，一九九三年生，台大電機系畢，迷因文學首腦，想像朋友寫作會一員。有時候也使用筆名「ㄣㄣ」，並以這名字出版了詩集《偽神的密林》。

得獎感言

你知道十二平均律嗎？爲了讓十二個音合理存在，人們決定讓每個音都非常、非常微小地走音。

稿件投出後，我向「創業是想幫助人」的公司提了離職。

那是我的走音。謝謝文裡出現的每個人。謝謝日草子，做我的第一位讀者。

鴿籠

鴿子之於——，好像——之於房間。

這類型智力測驗的題目，我在國小六年級時做了兩本。當時，台南市悖反教育潮流，開放廣設數理資優班，每間國中都開了一班。爸爸在考前，買了智力測驗題庫，要我一週內寫完。

和學校考卷不同，那些題目更像是有趣的機智問答。至今我仍然相信，畢業成績普通的我，成為班上唯一考上資優班的人，就是因為我寫了這兩本題庫。謝師宴，暗戀許久、卻毫無交集的女孩，突然主動找我搭話，問我是怎麼考上的。

我不知道怎麼回答。

因為那是一種自證的預言：資優生並不是資優才被選進資優班，而是進到了資優班，才被變成資優生。國一時全校做了一次智力測驗，和入學考試相似。隔壁同學悶悶不樂，我偷看到他的結果：IQ 98。

悄悄蓋起我的成績單，上面寫著IQ 151。那是全校最高，導師找了我另外一位同學吳，問我們要不要跳級。

跳級與否都無所謂。數理資優班的課程，本來就是提前一年的。我們在國一就學國二理化，週六

多上半天課。豔陽穿過窗戶打進教室，老師在講台上要全班起立。九十分的坐下、八十分的坐下、七十分的……

每檢討幾題，就讓一個級距的學生坐下。而我一直站到了下課，因為我的分數是四十分。

IQ 151。

於是，我進到理化老師祕密開設的補習班，每週兩次，陰暗的巷內，穿過民宅客廳，二十幾個人擠在一間小小的教室。白板因長期使用，筆跡多次覆蓋殘留。我必須比提前學習更提前學習，在補習班裡先聽一次，到學校再聽一次。

全校IQ最高的我，得聽兩次才懂。

下一次段考，我寫考卷的手興奮發抖。終於，每一題我都會寫了。就這樣，我和吳一同進入高中的資優班，大學考上台大電機。多年以後，我才讀到比馬龍效應——那甚至是一九六〇年代的實驗了。隨機挑選一群孩子，說他們的智商比較高，最後這班的表現真的要比別的班級好。

吳。沒有人真正知道他想做什麼。

大學時，我們一同加入了一間做文化案子的公司，專案助理，無薪，且占據所有課餘時間。一群大學生，在台南一間百年古厝，對面就是墓仔埔。跨年夜，我們在剛修復好的古蹟門口，拉起羽絨衣擋住冷風，看亂無章法的墓地上空，不知道哪戶人家放起了三兩零星煙火。

我是偷偷過來的。和爸媽鬧翻，他們當然不願考上台大的兒子，不拿薪水，加入一間來路不明、搞古蹟標案的公司。

不能怪他們。這間公司，確實帶著濃厚的邪教色彩。執行長，一位大我一輪的學姊，認為問題的本質是人心。每次討論事項前，都得先處理彼此卡住的地方，她稱為「close」。於是，每晚，我們都在指出彼此不夠好的地方，學姊會給出答案，往往令人無比信服。「讓人變好」才是學姊的首要目標；賺錢、成功，都不是那麼重要。

然而問題依舊：沒有人知道怎麼經營古蹟。學姊懷孕待產，我們四處拜訪鄰近店家，說是要洽談合作，其實只是尷尬生疏地互換名片。公司一口氣招募二十個內外場人員，卻根本找不到客源。

學姊產後，公司也解散了。標案不得不易主，我們四散，像被放飛於海上的賽鴿，迷航，試圖重新追尋磁力線的方向。學姊反對西醫，認為那是治標不治本，沒辦法真正幫助人。就讀醫學系的吳，便因此茫然無措，一段時間後聽說，他休學、當兵、重考，進入了中醫系。

我不知道中醫和西醫，哪一個能真正幫助人，這卻成為了我此後的決策基準。大學畢業，我避開幾間盈利導向的公司，找到一家宣示「創業是想幫助人」的新創，一頭栽入，薪水只有行情二分之一。我什麼都做，軟體、設計、行銷、文案、招募，時常加班，耗盡精力，像是要向學姊證明什麼。

● 如果把十隻鴿子塞進九座籠，則必定有一座鴿籠，塞了至少兩隻鴿子。

這是鴿籠原理。看似直覺，卻可以引出許多不直覺的敘述。比如，即使不算禿子，全台北市也必定有兩個人頭髮數量相同。

把一群孩子塞進資優班裡，就必定能找出一個資優生嗎？

學姊也是資優生。物理奧林匹亞選訓營，在台大時，政治雙物理輔電機，研究所一口氣讀了新聞所和哲研所，還在MIT有一個研究專案。據說，她一歲時就會自己爬起來打坐，把父母嚇了個半死。

另一個故事，是在她考期末考的路上，見到一個人躺在血泊之中。她停下腳踏車，叫救護車，原來那是一位黑道老大。她便每年加入黑道尾牙，最後勸得老大金盆洗手，改為從事殯葬業。

諸如此類，我從大學開始聽了幾年。大多離奇難以置信。

畢業便與學姊失聯。那是我刻意拉開距離。先前，我被交派設計古蹟的Logo，學姊連連打槍，直到第十一個版本，才終於通過。我在宿舍浴室，開熱水從頭頂沖下來，氣力放盡地哭了出來。

或許在內心深處，我認為自己必須闖出些什麼，來證明自己真的很好、真的有變好。

她又開了第三間公司。時隔七年，前面幾間都收掉了，傳訊過來，說是資金周轉不來。我立刻匯了二十萬過去。問起公司在做什麼，除了幾無關聯的好些個專案，似乎也兼賣雞蛋糕。新的辦公室相當寬敞舒適，達摩掛畫、觀音玉像，每週一、三下午，還有經絡理療服務。師傅拿塑膠軟板，上頭滿是細小顆粒，拍打背部出痧，像是國小時愛的小手。

學姊說，那是吊傷。把深層的傷給打出體表。

正與交往多年的女友分手，我搬離原本的租屋處，陷入谷底。學姊要我過去辦公室，好幾次聊到深夜，捷運末班以後，才搭計程車回到新租的住所。她問我答，慢慢地，一次一個主題。吊傷。累積多年的舊傷浮出體表，逸散，然後，像是水培一樣，我長出不定根，重新入土，撐起自己。

一次，與台大的資優同學相約吃飯。H在美國創業，拿到創投後飛到了歐洲，全遠距工作；P畢業後收入年年翻漲，最近更被挖角到了Google。我說最近出了詩集，他們盛讚，真是太厲害了。「運氣好，只有一家出版社肯出。」看著他們，想像平行宇宙的自己：大學時，一位學長正在創業，邀請我加入。我拒絕了，改為加入學姊的公司。後來，那成為全台最大的社群論壇。

我會怎麼重述這段經歷？攀比、欲求、野心，這些都是學姊極力排斥的價值，我卻無法不在兩個端點擺盪。她用自己的人生實驗，讓我在二十歲，就提前看見另一種資優人生。我忽近忽遠，像是賽鴿，一次次被放逐到陌生海域，再一次次筋疲力竭，冒著無謂的墜死的風險，試圖找到回家的路。懷疑自己是不想要，還是沒有能力，才嘴硬說自己不要。困惑於自己究竟要什麼。偶爾達成了些成就，也確信只是湊巧。我是一個冒牌的資優生，穿巨大鴿子布偶裝，在黑暗中跳笨拙滑稽的舞，沒有真正的翅膀能飛回家。

有些傷，始終沒能被吊出體表。

幾個月後，學姊再度邀請我加入公司，這次，我講了兩小時電話拒絕。

學姊常說，看一個人的眼睛，就能看出他的能量。聽來真像賽鴿一樣。雜誌強調種鴿的眼睛，放大數十倍，那是血統育種的依據，還有分類分級。黃金圈、億元線、鑽石區……微距拍攝的鴿眼是一座星系，血紅的雲與吸納一切的黑洞。

因著學姊推薦，我搭捷運，走過蓋到一半的建案，到三重一位通靈人住宅。我太早到了，大樓管理員破例，讓我在裡面吹冷氣。「本來，因為疫情，這裡是不開放的。」

通靈人的家裡不大，我脫鞋，跟著她，走進小房間。背後掛護法畫像，忿怒身法相威猛，一旁一尊神像，通靈人語速迅疾，解釋那是宮裡分靈。我手書自己生辰姓名，隔著一面透明擋板，通靈人眼睛半閉，看向半空，手裡跟著我同步寫出文字，隨即說出我的個性運勢，斷言：「你的名字，財運不會旺。」

爸媽怒斥，一個高學歷，資優生，怎麼會去信這些通靈？

大學時，爸媽和學姊吃了頓飯，目的在說明清楚公司理念。爸爸拍桌，指責她是妖女，意圖作法吸我的精氣。媽媽哭泣：「我花錢給你讀台大電機，不是讓你去做這些有的沒的。」我斷絕音訊，接網站開發案為生，一年沒有回家。直到現在，都絕口不提學姊的事。

是啊，我們怎麼會信這些？傳訊息問吳，最近過得如何，他秒回，他在養老鼠。中醫研究所，雷射針灸的研究，正觀察箱裡動物的行為。我問他答，一來一往，像是要確認什麼，終究還是問出：

「中醫，你有喜歡嗎？」

他說，中醫挺難的。然後說，老鼠要吃午餐了。

通靈人講話是兩倍速。寫好的十個問題，在二十分鐘內問完，我想不到還能問什麼，隨口問了句：從事寫作，好嗎？

通靈人說，好哇，你的能量分布，可以寫出獨特的作品。

我道謝，說沒有其他問題了，拿出事先準備的紅包，那是一小時的問事費用。回到家，走進浴室，一面洗手，一面深深地看進自己的眼睛，想從裡面，找出任何一點血統優良的證明。想起通靈人說，家裡有幾個靈體，沒有惡意，神已經幫忙請走了。遂環顧四周，家具擺設與昨天別無二致，似乎什麼變化也沒有，只看到我自己，在空蕩蕩的房間裡，一隻鴿子在自己的籠。



桎梏的思索

鍾怡雯

這篇散文的主題很大，它處理的是人的存在價值，或者生命的意義，這種存在主義式的大哉問是文學的恆久命題，自有其普遍性，卻也因為普遍而難寫，也難出新意。人如鴿囚於籠的譬喻並不新穎，然而〈鴿籠〉卻以個人化的小我書寫角度，從自身經驗出發，反思成規、家庭、社會、體制加諸於人的種種桎梏。小而美，或者小而不美的細節抒寫節制而到位。此文感性與理性兼具，困惑與質疑，批判與抒情之間取得極好的平衡。從小會讀書考試上最好大學的資優生，是否意味著他的人生一定資優？出了社會，能賺大錢在俗世眼光中的成功，是否意味著那就是資優人生？又或者，如散文中的學姊所說，「讓人變好」才是讀書和工作的真正意義？這篇散文不嘲諷不搞笑，嚴肅誠懇的「想」，對時代和普世價值的「惑」，對神秘主義的「信」，都讓這篇散文具備了逆時代潮流的獨特身姿和書寫風格，應該獲得最大的肯定。